

懷念一段勇敢與堅持的刑案實錄

方 成 德

政、警政論壇

五月初夏時節的諸羅山城，上午十一點不到已然是蟬鳴處處、熱浪襲人，遠方大馬路依稀傳來隆隆車聲，我跟搭擋小鄭拖著三、四點才收工的疲憊身軀，開始另一班的守望；大廈十樓窗口一部被我們拿來二十四小時監視用的攝影機，正靜靜的忠實記錄目標的起居作息，旁邊兩部可憐的監看電視機，一部早已留著薰得漆黑痕跡的螢幕被我們扔在一旁，另一部全新剛買的小電視機，也因為日夜不停的監錄而已經冒出微微的塑膠怪味。輪到值班的人全神貫注盯著螢幕看，同時還要利用時間將用過的錄影帶倒帶完畢，週而復始的應付全天候的蒐證工作，輪班的人從最初的八人，到現在只剩下四個。

參與專案小組的人數逐漸減少，剩下來的弟兄咬牙硬撐，家人的抱怨與妻兒的催促電話，動搖著二十幾天沒睡過一天好覺的我們：「對象出來了！對象出來了！」，我們急忙向上反映，身兼機車跟監組的我們，踩著拖鞋穿著短褲匆匆忙忙下樓，顧不得生平第一次到嘉義的陌生，跨上借來的機車就拼命追，監控對象習慣性的回頭張望，沿路以迂迴緩慢的方式迫使跟蹤者曝光，我們當然不能靠得太近，老爺機車的煞車與油門不太靈光，我與小鄭每次總是騎得提心吊膽，若不是因為賭一口氣非要抓到他，打退堂鼓的可不只這麼幾個人。「後面注意不要跟上來！對象定點了！在○○三街○○巷○號前，我們先超過去，現場有監視器，你們不要進來！」，無線電那邊傳來組長的指令：

「很好！就先這樣！你們兩部在巷子底那邊，二號車保持車頭向○○路方向，三號車把攝影機準備好，對著巷子裡面隨時待命！其他車輛在路口就好」這一等又是將近三個小時，不但沒辦法休息，還得利用時間在附近作初步的巷道分佈查訪，預備收隊時長官可能的考詢，既然資歷在專案小組裡是最淺的，買飲料或張羅伙食也都落在我們兩個身上，沒話說！臺中市可是被我們每天騎車騎到熟呢！

今天的任務還算順利，雖然我們的「魔鬼班長」認為可以再多進步一點，但也不得不承認勤務過程中值得嘉許的零失誤表現，交待了現譯機房與定點監控人員應注意的事項，決定帶我們到最近的一家客家小館犒勞一下，大夥的情緒都很高昂，畢竟每天四處亂買、亂吃甚至少吃一兩餐，長期下來身體可是受不了；進了店裡大家分別坐定，小聲聊著剛才跟監時的發現或是自己的得意之處，談話間各式各樣菜餚陸續上桌，大夥也都老實不客氣的大快朵頤，就在這個時候副隊長的手機響起，「喂！啊？怎麼說的？...這是幾分鐘前的？...有沒有說幾個人碰面？好！好好！」副隊長掛上電話「你們留下等我們電話，其他四部車過去○○那邊，有消息要碰面了！」我與小鄭望著大隊人馬旋風般起身出門，再看看滿桌幾乎沒吃的菜，面面相覷不禁搖頭苦笑。

幾個月過去了，散佈各地的同學在這中間有結婚的、有生小孩的，發帖子給我都只能禮到人未到，當初學校裡的死黨打電話問我在幹

麼，我總是說：「還不是支援一些上面交辦的案子！」天曉得有多少人知道這件大案件，但是無論如何洩密的不能是我；父母親心疼獨子在外地辦案每天日夜顛倒，又擔心爲了工作飲食不正常，總是隔幾天就再打電話叮嚀一回，像我這種「羅漢腳」的還算好，只要定時報個平安就可以滿足家人，好幾次我就看到學長們跟老婆孩子在電話中好言相慰，從口氣上猜想，電話那一頭的人情緒應該不會太好，專案小組的老菸槍們每天消耗更多香煙，菜鳥級的總是採買更多日用品，彷彿打算長期抗戰（這一點倒是軍警相同），時間與壓力在無聲無息中累積，所有的辛苦到最後破案才算有收獲，「刑警是成王敗寇、定期歸零的公家業務員」，老前輩的比喻倒也恰到好處。

鎖定對象聯絡外界習慣出入的路線，我跟小鄭、阿全接到命令就背著DV到中部一所大學附近的人行陸橋上待命，「一部DV在陸橋上方監錄，另一部往前六百公尺路邊找一個監控點，目標車出現立即以無線電通報下一崗」，就這樣在熱辣的太陽下又撐了一個禮拜。「已經七月了耶！」阿全眯起眼睛遮住陽光轉頭看我，「你們隊上這麼累的案子有多少？」「所以我說你呀！」我用力槌了他的左肩一拳，「這麼大的案子可不是每個霹靂小組都碰得上唷！」，他搔搔頭轉過去沒有再說什麼，其實幫他打氣的同時，我心裡很想告訴他：「你都幹這一行這麼久了，難道還不明白七分努力有時也要靠三分運氣嗎？」

就在我們日復一日的地毯式搜索，已經快要將大夥的「氣」耗盡之際，「命運之神」卻已經悄悄站到我們這邊了，一通對象小弟誤用手機打給網友討論遊戲破關秘訣的電話，證實了我們認爲對象還在中部縣市的研判，也間接曝露了這一夥悍匪的座標方位，專案小組全員出動在目標區佈崗，定點記錄人車出入作息情形，赫然發現就在之前清查區域的邊緣，有一

戶透天住宅雖然有人租用，住戶平日卻門窗深鎖、足不出戶，把這戶承租人的所有資料丟到電腦裡面跑一遍，「有啦！這筆資料跟郭○○的老大情婦留的一模一樣！從現在開始二十四小時輪班，我要你們盯著這個點！」。

高倍數攝影機被搬到目標屋前方五百公尺外未完工的別墅三樓架起來，工地主任半信半疑的答應我們就近接電使用，面對現場的窗戶被我們用黑色塑膠袋整片蓋住，只留下攝影機的鏡頭探視著我們的「朋友」可能藏身處所，日夜各三人輪班在蚊蠅叢生的工地監控，看到鐵捲門有人出入還要衝下樓騎車跟監（摸黑從水泥未平又沒有欄杆的樓梯跑下去真刺激），我們終於能確定屋子裡藏著一個要吃要喝的「重要人物」，而且爲了保護這個人，屋裡的人都像驚弓之鳥一樣，屋外稍有聲響就掀開厚重窗簾探頭往下看，出門時都結伴騎車而且不時提防有人跟蹤，當然！這一切還是被我們掌握得清清楚楚的，我知道，決戰的時候要到了！

七月十三日凌晨四點—我想這輩子都會記得這一天，將近五十人的攻堅部隊在沿海小鎮上一處民宅集結，霹靂小組幾乎全體出動，局長徹夜未眠驅車到場指揮，流浪了四個月的我們士氣大振，所有的努力與推測、研判，今天將要作一個總結算。各小組人員依勤務佈署計畫各就各位，攻堅行動六點整從吉普車倒車衝撞鐵捲門的那一刻發起，方圓兩百公尺的人應該都被鐵捲門的撞擊聲與輪胎磨擦地面的尖銳嘶鳴驚醒，周日的清晨時分、小鎮的鄉間小徑，雞啼狗吠、人馬雜沓，伴隨著弟兄們聲若洪鐘的吆喝怒吼，屋內來不及逃走的犯嫌手足無措，瑟縮在床邊牆角；第一時間還沒入睡的主嫌不願束手就擒，反手往床下一抓，惶急中卻只摸到一堆槍彈，抄起一把開山刀，他拉著身旁小弟往後門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下跳，眼看扭傷腳踝的主嫌揮舞著長柄刀刃要衝向窄巷外的最後一道警戒哨，制高點上的阿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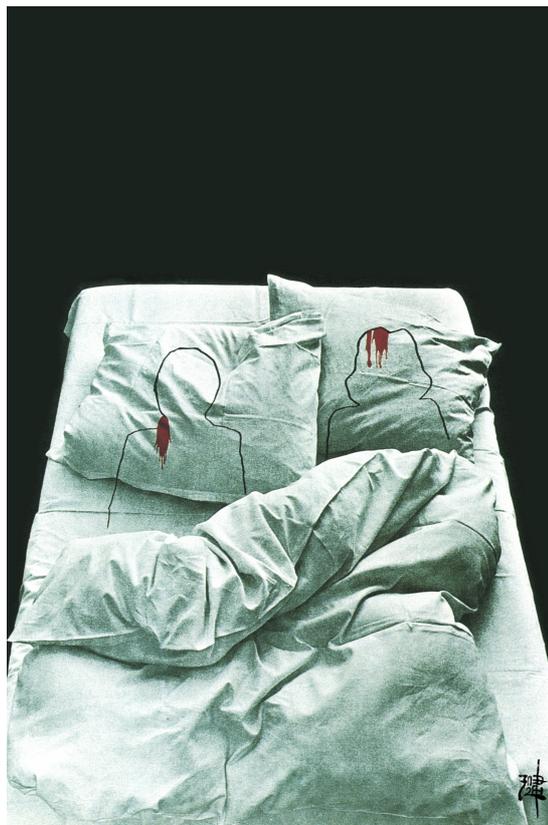
吼：「不許動！再動開槍了！」同時一發槍聲響起，阿寶知道火網交叉會造成同仁傷亡，當機立斷在距離防火巷口十公尺處開槍將走在前面的小弟撂倒，「真準！」在我旁邊的霹靂小組弟兄說道，剛好只有手腳受傷，兩人乖乖就地臥倒，原本握在手裡的開山刀扔在一旁，追進防火巷內的阿全慢慢接近，「手抬高！你叫什麼名字？」，我心想：這只是法律上的程序罷了！我們作了這麼多功課、調了這麼多資料，還能不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我是大學法律系畢業來當刑警的人，幾乎都會問上一句：「學法律的當刑警不是很辛苦？你怎麼不去考律師、司法官？」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固然不夠聰明、不夠用功可能都是原因，不過我很慶幸我的人生擁有這麼寬廣的視野與機會，我可以用學習法律的初衷來看待法律與人民生活的第一線接觸，我有機會可以「窺探」（這是我的用語）犯罪行為人的日常活動甚至心理，從小心試探到放手去幹都可能被我們蒐證，所以不論竊盜集團、販毒集團、金光黨集團都是我們逮捕現行犯的目標，由於我與我的夥伴們相信，在刑事司法法制建構的路上，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正義保障有時不免會與實質正義的實現有所扞格，因此將法院或是檢察官的證據法概念導入警察工作思維中，不啻為減少院、檢、警對犯罪行為認知落差的簡單方向，我們被認為是全國刑事外勤工作最高單位，如果在許多案件的偵辦上都能把握「讓證據說話」的原則，當嫌犯就逮時根本無從狡辯，也不用像電視新聞中看到警察與嫌犯出現的對話：「這不是我的！」「哎呀！不要再騙啦！」「這真的不是我的！」「我都看到了還說不是！」，相信看到這樣子畫面的警察同仁，想到歐美警察逮捕嫌犯程序的不卑不亢、乾淨俐落，心裡應該或多或少會有一點感慨。

記得我有一個同學說過警察退休後想當小

說家，把從警生涯幾十年的緊張刺激生活變成一篇篇引人入勝的小說，他說這樣可以結合興趣與經驗，說不定還能名利雙收，我想我的文章或許沒有小說家那麼好，不過當個刑警工作演進史的記錄者，或許還能濫竽其間吧？♥

（本文作者現職為刑事警察局警正偵查員）



鑑識犯罪現場膽大心細，決不放过任何蛛絲馬跡，重建案發現場，讓證據說話。王子建創作於2004年。